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三章 課兒

白雲蒼狗，變幻無常；秋月春風，等閒輕度。昔人謂釋氏因緣兩字，足補聖經賢傳之闕。人生遇合，到處皆緣。緣未至，不得營求；緣既至，無從規避。夢霞家虎阜之麓，忽泛蓉湖之棹；既應聘而任錫校之教職，忽更輾轉而為崔氏之寓公，是非所謂緣耶？然夢霞以為緣，而夢霞之緣尚未至也。半月光陰，孤愁滋味，十分寂寞，萬種牢騷，不得已而寄其情於花，其寄情於花之魂，而拾花、而葬花、而哭花。種種奇情，介紹種種奇緣。落花半畝，五夜獨來；皓月一輪，兩心同照。一夜相思之夢，百年長恨之媒。嗚呼，夢霞豈知從此遂淪於苦海乎？殘月窺簾，寒風撼壁，碧紗窗上映一亭亭小影，窗內時聞微歎。噫，誰家女郎，深夜不眠而獨坐愁苦耶？時女郎悄悄對銀■，以手支頤，低眉若有所思，兩腮間淚痕猶濕，真如帶雨梨花，不勝其憔悴可憐之狀。但見淚痕濕，不知心恨誰。女郎之心誰知之？女郎之淚亦誰見之耶？未幾，忽聞帳中兒啼聲，女郎乃拭淚而起，入帳撫兒，旋亦卸裝就睡，而絳幘雞人，已連聲報曉矣。

嗚呼，碧紗窗內之女郎，非即梨花塚前之女郎耶？兒啼聲中之女郎，非即夢霞眼裡之女郎耶？記者筆下之女郎，非即崔父口中之梨娘耶？梨娘何人？白氏之長女，而崔氏之新孀也。結■八載，永訣一朝。鬼伯驅人，不分皂白；孀雌對影，無奈昏黃，惱煞簷前鸚鵡，聲聲猶喚枝頭；怪他枕上鴛鴦，夜夜何曾入夢。負負年華，才周花信；茫茫恩愛，遽歇風流。傷心哉，塚上白楊，已堪作柱；閨中紅粉，爭不成灰。梨娘之命不猶，梨娘之怨何如耶？已分妝台菱碎，黃鸝吟成；誰知空谷蘭馨，白駒聲至。美人薄命，名士多情，五百年前孽冤未了。夢霞不來，而梨娘之怨苦；夢霞來，而梨娘之恨更長矣。

青衫舊淚，黃口新聲。夢霞自寓居崔氏後，日則自去自來，夜則獨眠獨坐。幸梨娘之兒，年方束髮，性具慧根。笑啼之態，啾啾之聲，唇齒未清，丰姿可愛，案頭燈下，頗解人懷。而夢霞以其為無父之孤兒，尤加意護持，盡心撫恤。雖值悲憤莫泄之時，見兒來，則化愁為喜，破涕為歡，從未嘗以疾言厲色，驚彼嫩弱之膽囊。蓋其慈祥仁愛，出於天性使然，並非對於崔氏之兒而另換一副心腸也。兒名鵬郎，夢霞字以霄史，蓋祝其異日搏風萬里，而翱翔於天霄也。鵬郎初入學，一夕便能識字數十，夢霞以其聰穎異於常兒，愛之彌甚，撫抱提攜，直以良師而兼慈母。鵬郎則動靜自然，天真爛漫，以得夢霞之憐愛，故對夢霞殊多依戀之誠，略無畏懼之意。韋莊有「曉傍柳陰迎竹馬，夜偃燈影弄先生」之句，不啻為夢霞、鵬郎詠矣。

梨娘青年早寡，遺此孤雛，其鐘愛之深自可想見。方夢霞之來也，崔父告梨娘，欲遣鵬郎從之學。梨娘不敢違翁命，而柔腸輾轉，竊焉憂之。蓋恐鵬郎喜嬉畏讀，愁跳性成，夢霞或少年浮燥，不諳兒性，一不如意，毒施以無情之夏楚，強迫以過嚴之功課，步步約束，重重壓制，豈非傷吾可愛之兒？梨娘方以私意窺測夢霞，孰知夢霞竟出梨娘意外，而大有以慰梨娘耶？每夕鵬郎入室就讀後，梨娘輒顰眉獨坐，忐忑不寧，密遣侍兒潛至窗外偵聽。繼知夢霞教養兼施，憐恤倍至，其愛鵬郎直如己子，梨娘為之大慰。不覺以愛其子之故，遂有敬慕夢霞之心。以為彼君子兮，溫其如玉，性情若是其醇篤，才華必極其■鬱，吾兒何幸得此良師耶！忽又轉念，彼江湖落魄，客舍傷春，舉目無可語之人，仰首作問天之想，其境遇之窮，實堪憐憫。燈光黯黯，羈縻鏗鏘，少年意氣，消磨已盡，豈非天下之傷心人歟！蓋至此，而兩人暗中一線之愛情，已怦怦欲動矣。

「月姊曾看下彩繪，傾城消息隔重簾。」夢霞雖為崔氏之遠戚，竟不知崔氏家中之眷屬。然鵬郎無父，夢霞固早知之，則鵬郎有母，夢霞豈不知之？況梨娘之名，已出之於崔父之口耶！然夢霞雖知有梨娘，而梨娘之年、之貌、之才，均未一一深悉。第得諸婢媼無意道及梨娘，日間每自課鵬郎，手書方字教之讀，繡餘之暇，輒以一卷自遣。有時或拈筆微哦，披箋屬草，案頭稿積盈尺，而架上則萬軸牙籤，琳瑯滿目。其整理之精潔，陳設之幽雅，絕不類香閨繡閣。於是，夢霞始知梨娘為多才之女子，其撫孤足與畫荻之歐陽媲美，其敏慧又足與詠絮之道韞抗衡。惜乎女子才多，每遭天忌，紅顏一例，今古同悲。非早年蕙折蘭摧，即中道鶯離鳳折。月老荒唐，錯注姻緣之譜；風情銷歇，辟開愁恨之天。小草有情，可憐獨活；好花無恙，只是將離。如梨娘者，即可為普天下薄命女兒作一可憐之榜樣矣。夢霞傾慕梨娘之心甚殷，愛憐梨娘之心更摯，因慕而生戀，因戀而成癡。未幾而窗外聞聲，月中偷眼，素娥鬥影，倩女歸魂，來若驚鴻，去如飛燕，夢霞固決其為梨娘也。三生因果，今夜奇逢；一塚淒涼，他生莫卜。望風灑淚，兩人同此癡情；對月盟心，一見便成知己。夢霞又不暇為己死之梨花弔，而為現在之梨娘悲矣。

誦聲朗朗，人影雙雙。夢霞課鵬郎讀，每夕以二小時為限，鐘鳴九下，則呼館僮抱之出，不欲久稽時刻以苦之也。鵬郎既出，梨娘必喃喃問今日識幾字、先生愛汝否、汝曾觸怒先生否？先生作何事、觀書乎、作字乎？必待鵬郎一一答畢，乃徐徐為之脫衣解履，抱置於牀而下帳焉。吁嗟嫠婦，鞠育孤兒，月照空閨，遲回不能遽寢，輒就燈下刺繡，遣此長宵。鵬郎則鼾然熟睡，睡中或作囁語，迭呼阿母，著意催眠。梨娘一陣傷心，每為鵬郎喚起，未嘗不泫然而涕也。

一夕，鵬郎嘻嘻然白其母曰：「先生愛兒甚，加兒於膝，攬兒於懷，握兒手，吻兒頰，笑問兒曰：『鵬郎鵬郎，汝肯離卻慈母而伴餘眠乎？鵬郎、鵬郎，汝知餘獨宿無聊，寢不成寐乎？』」梨娘聞鵬郎言，腦海翻騰恨海之潮，心灰撥起情灰之熱。表愁有淚，長歎無言，默念■免近世人情不古，飄若輕雲，寡婦孤兒，每受人白眼，彼誠多情人哉！誠熱腸人哉！撫我愛兒無微不至。從此，梨娘私心耿耿，不特敬慕夢霞已也，且至於感激涕零而有不能自己者。

錦上添花，雪中送炭，炎涼世態，到處皆然。人生不幸，拋棄家鄉，飄搖客土，舟車勞頓，行李蕭條。夜館燈昏，形影相弔，一身之外，可親可昵者更有阿誰？譬之寄生草然，危根孤植，護持灌溉之無人，其不憔悴以死者，幸矣。嗟嗟，草草勞人，頻驚駒影；飄飄游子，未遂烏私。帶一腔離別之情，下三月鶯花之淚。異鄉景物，觸目盡足傷心；浮世人情，身受方知意薄。一燈一榻，踽踽涼涼，誰為之問暖嘘寒？誰為之調羹進食？此客中之苦況，羈人無不嘗之。而夢霞之寄跡蓉湖，則獨佔旅居之幸福，獨得主人之優待，不覺有絲毫之苦，賓至如歸，幾忘卻此非吾土。日則有崔父助其閒談，夜則有鵬郎伴其岑寂。衣垢則婢媼為之洗滌，地污則館僮為之冀除。而其飲饌之精潔，侍奉之周至，即求之于家庭亦得未曾有。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，皆出梨娘意也。夢霞知之，夢霞德之，於是教育鵬郎更瘁心力，間或向鵬郎微露感謝梨娘之意。鵬郎，童子也。童子喜饒舌，苟有所聞於先生者，入必學舌以告之母。嗚呼，閨中少婦，閨外書生，雖未接一言，未謀一面，早已惺惺相惜，心心相印矣。

夢霞早出赴校，及暮歸寓，日以為常，七日中僅得偷閒一日耳。其葬花之舉，是日正值星期放假，故得優游終日，消遣閒情。不意即於是夜獲睹梨娘一面。今夕何夕，見此粲者，不期而遇，亦天假之緣也。方梨娘潛步至庭中時，正月明人靜，萬籟沉沉，逆料此時夢霞必已入睡鄉矣。欲覓殘英，已無剩影，憑弔埋香之塚，■土未乾；摩挲墜淚之碑，情詞太豔。此時梨娘欲為花弔耶，而念及己之薄命，更有甚於花者，則自弔之不暇矣。此花遇多情之夢霞，開時有保護之人，落後免飄零之恨，以梨娘較之，幸不幸正懸殊矣。草草姻緣，往事空留影象；悠悠歲月，終身難展眉頭。除卻嫦娥相伴，已無知我之人；即令女媧復生，亦少補天之術。恨逐年添，愁催人老，未亡人其能久於人世也乎？梨娘想後思前，腸為之寸寸斷矣。一陣心酸，淚波汨汨，遽奔集於兩眶，遂放聲號哭。初不料夢中之夢霞聞哭聲而驚醒，僥倖得見梨花真影於銷魂帶雨時也。夢霞得見梨娘，梨娘未見夢霞也。而夢霞之多情，梨娘固已深知之且深感之矣。脈脈兩情，暗中吸引，一哭即相思之起點耳。